



大美新疆。 石立斌 摄

我喜欢坐车。

小时候坐车,多半是去探亲、旅游,如今坐车,却多半是为了奔赴一场场倘若约定的远行。4年间,我的足迹遍布新疆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四川等9个省份,行程超6万里。

远方是路,更是人。在6万里路的沿途,我遇见过很多石油人,岗位不同,样貌不同,却无一例外都拥有倔强、勇毅而温柔的灵魂。

这共同的灵魂,汇聚成一种石油人独有的精神气场和人格特质,更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了一种石油文化,构成了以“三老四严、苦干实干”为核心的石油精神,更告诉世界,这就是石油人。

——题记

张迎亚

汽车在沙雅县的乡道上疾驶。路旁,新疆独有的钻天杨遮住了天,一株株苹果树、核桃树正奋力生长。

当这蓬勃之意刚开始衰减的时候,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塔里木分公司70868钻井队施工的热普3014XC井就到了。

(一)

平台经理焦杰很黑,戴着一副黑色方框眼镜。

“塔河区块地层易塌易漏,应采用强抑制、强封堵泥浆体系……”刚坐下,这个和《我爱我家》里的贾志国几分神似的文弱书生就开始讲最近琢磨出的工作心得。

一阵手机铃声忽至。

“爸爸!爸爸——”刚摁下接听键,奶声奶气的童声就跃入耳畔。

“索菲亚,我女儿,两岁零七个月了。”他满含歉意地解释道。

我咀嚼着远在甘肃天水的那个不能谋面的小女孩的名字,有些遥远,有些神秘,一如焦杰不堪提及的过去。

2010年,焦杰从大学毕业,步入职场。

在一阵唢呐声中,表姐无奈远嫁他乡。她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从院子里挖走一棵栀子树。仅有的一一个女儿出嫁,姑妈跟在花轿后面,走了一坡又一坡。我则靠在最大的栀子树旁,呆呆地望着远方。

从此,我与表姐失去了联系,只是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了零碎的消息。原来,表姐嫁到一个叫龙王庙的地方,那地方年年发大水,农民拼命干活儿却没有好收成。表姐夫穷则思变进了赌场,输了就回家大闹。表姐整日以泪洗面,曾想过逃婚,却有了身孕。

一年寒冬,表姐夫与赌徒们正围坐牌桌时,警察的哨声突然刺破村巷。慌乱中众人四散奔逃,他纵身跃入结着薄冰的池塘,黑黢黢的棉袄在浑水里下沉。那一刻,站在岸边的表姐心都要碎了。自那以后,表姐夫得了一场大病,却也不再赌博。

塘边的枯草黄了又绿,某次表姐去浆洗衣裳,发现水底沉着半副骨牌,被青苔裹成了暗绿色。

随后的岁月里,我考上石油中专,4年后被分配到钻井队。之后,随着石油大军转战南北,四海为家,始终无法联系上表姐。偶尔夜深人静,我总会想起表姐,还有她喜欢的栀子花。

走进网络时代,我多方打听,终于寻到了表姐。那一年,表姐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家乡,去了深圳市打工。先是开了一家大排档,赚钱后又开了一家名叫“幸子”的花店。每到夏季,店里的栀子花颇受城里人的青睐。

后来我在旧书摊翻到《活着》,读到:福贵蹲在月光里数着米粒喂鸡,想着“把小鸡喂养大,鸡生蛋,蛋生鸡”日子也就有了盼头时,忽然想起表姐。其实表姐的日子,不就像她种的栀子花?在换亲的唢呐声里被连根拔起,在龙王庙的水涝里泡得发白,却又在深圳的城中村墙角,从水泥缝里拱出了新枝。

(作者来自华东石油工程公司)

诗 歌

## 挂在树梢上的月亮

王秉

挂在树梢上的月亮  
犹抱琵琶半遮面  
诗仙李白  
举杯挥毫  
续写《月下独酌》

风  
从唐诗宋词中走来  
乘着月亮的光  
守候着这里的静  
和石油工人一起  
巡检设备,录取生产数据

挂在树梢上的月亮  
越来越亮  
这时我发现  
月亮的光  
一直在努力  
一点点地  
向夜的静、夜的最深处走去  
并没有惊动  
已经入睡的村庄  
也没有惊扰  
罐区周边的玉米、芝麻、红薯……  
还有那些飘香的艾叶草、益母草……

(作者来自河南油田)



尹秉

灯光接过夕阳丢下的暮色  
开始夜晚的旅行  
它站在黑暗的一角  
不陪阳光一起缓慢走动  
它只看着走动的影子

从白天到黑夜一直读书的人

## 独居者

必须有光。他始终依靠光  
当他放下书,闭上眼睛时  
他似乎不需要光了  
但他有了光,像灯光  
接过夕阳遗落的霞光  
他仿佛斑斓了起来  
这是他一天,甚至一生想要的结果

(作者来自河南石油)

散文

## 一棵臭椿树

崔向珍

街心公园有一棵葱郁的臭椿树,阔大的绿荫遮蔽着地面,在赤日炎炎的夏天,酿一汪诱人的清凉。也许是对我臭椿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吧,我常在清晨或黄昏到这里散步,或是坐在绿色的长椅上看着孩子嬉戏,心中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。

故乡的院子很大,没有围墙,也没有篱笆。院子东边邻着小路有一棵臭椿树,院子中间有一棵杏树,院子西边拐过西墙有两棵香椿树、三棵刺槐树。院子里还有很多榆树,多到我数不过来。

每年春天,最早开花的是杏树。一树白烟香雾,引得蜂蝶翩飞,热闹,好看。待到三两场细雨飘过,满树杏花红艳凋落,青玉石般的小杏子挂满枝头,相思红豆似的榆树花也开了,一粒一粒,安安静静,仿佛只为结果而来。待到密密麻麻的榆树花凋落,碧绿的榆钱滴水摇铃的时候,刺槐树开花了,累累坠坠的花朵,压弯了树枝,如白云朵朵,香气馥郁,摄人心魄。

杏树花不能吃,但是能够结出杏果,我喜欢;榆树花不起眼,但是能够结出香甜的榆钱儿,我喜欢;刺槐花好看,能生吃,还能裹点面粉蒸熟了吃,我喜欢;香椿树春天不开花,但是有鲜嫩的椿芽可以吃,我喜欢。

那棵臭椿树虽然长得笔直挺拔,也能开花结果,但是都不能吃,叶子还有臭味,我很不喜欢。6岁那年的春天,我气呼呼地跟父亲说:“这棵臭椿树这么臭,难闻死了,啥用也没有,种它干啥?”父亲没有马上回答我,而是抬手指着高高的树冠说:“你看那些树叶好看吗?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,我努力看向臭椿树的树冠,那些紫红的叶片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“好看倒是好看,味道太臭了,有还不如没有。”我皱着眉头嘟囔。父亲看着我的表情笑了说:“你看这树干又粗又直,将来会给你打张桌子,结实得很,能用很多年呢。”将来的事我现在看不见,桌子我现在也看不见,反正眼前的臭椿树除了臭味就是臭味,啥用也没有。面对我的固执,父亲并不生气,他乐呵呵地说臭点挺好的,熏着你,长得快。

很快到了夏天,一院子的树都绿油油的,数不清的知了躲在树影里嘶鸣如雨。我家的两间茅草屋里面热得像蒸笼,院子里的树荫下都种着蔬菜,只有靠着小路的臭椿树下闲着一片阴凉。母亲把草垫子铺在树荫下,让我躺在草垫子上看小人书。看书看得久了,我就仰脸看天。臭椿树的叶片太繁茂了,把头顶上的天空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只看见几穗晚开的花朵,白色的,细小散碎,点缀在绿叶间,还挺好看。我瞅着臭椿树的花朵看了半天,再看看身边的大片绿荫,好像不那么讨厌这棵臭椿树了。

这棵臭椿树上有一个很大的喜鹊窝。冬天树叶落尽的时候,喜鹊窝特别显眼。两只花喜鹊每天站在枝头叫喳喳的时候,母亲就很高兴。我问母亲院子里那么多树,喜鹊为啥要在臭椿树上搭窝。母亲说因为臭椿树高大结实,喜鹊才会选择在那里搭窝的。听完母亲的回答,我抬头看看院子里的那些树,确实,臭椿树比它们都高出一大截呢。这棵树能搭喜鹊窝,喜鹊的叫声能让母亲高兴,嗯,它也算是有点用处了吧。

1981年的冬天,我们搬家了,父亲找木匠用这棵粗壮的臭椿树做了一张方方正正的桌子,桌面光滑,桌腿结实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,我常常想起这棵臭椿树,想起那个种满了树木和蔬菜的院子。我们兄妹四个围着桌子写作业的时候,我也常常想起这棵臭椿树,想起它笔直挺拔的树干和蘑菇状的树冠,想起那片阔大的树荫遮蔽下,幸福快乐的童年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## 中国石化作协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走进河南油田

本报讯 6月12日至13日,石化作协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志愿者到河南油田以及南阳二机集团,追寻石油勘探开发和石油装备工业的发展历史,开展送文化到基层、到一线行动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得者严岛影以《报告文学中的精气神》为题,结合自身写作经历,从高度、宽度、深度四个角度,讲授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技巧,诠释了提升“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”的重要性,为河南油田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学盛宴。(丛松彪 常换芳)